

# 閩語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

劉秀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 摘 要

莆仙方言前圓唇元音的形成與次方言差異是本文論述重點。前圓唇元音是閩東方言與莆仙方言共有的語音特徵之一，但兩地方言在分布上有異同處，同時莆仙內部次方言也有差異。本文主張前圓唇元音在莆仙的成形與推廣，一開始緣於詞彙借入，因唐宋以來文讀音散播，與閩東方言影響，使得 [y] 韻進入莆仙方言。而後莆仙進一步推演出圓唇共諧概念，所以閩南的 [iɔŋ, uan] 韻，莆仙相應轉為相應的 [yɔŋ, øŋ] 韻。在引入前圓唇元音後，為了保有原有白讀音位與新進文讀音之間的區辨性，莆仙又以既有之前圓唇音位特徵衍生出 [ø] 韻，從而形成現有莆仙方言的各類前圓唇元音。同時，對莆仙韻母的內部次方言差異可歸納出三類肇因：1) 同一規則在各地演變速率不一；2) 同一規則應用範圍擴大；及 3) 為了維持語言內部系統性區辨，致使連續性地調整變化產生。

**關鍵詞：**前圓唇元音，莆仙方言，閩語，語言接觸

## 一、引言

本文研究焦點為莆仙方言中，帶有前圓唇元音或介音的各類韻母，包含撮口呼 [y] 介音以及 [ø] 元音等。前圓唇元音是閩東、莆仙共有的一個特點，當代核心閩南語區塊，都不具備此類語音。鑒於莆仙與閩東方言的鄰近性，一般可能認為

---

\* 本文承蒙多位匿名審稿委員的意見指正，特此致謝，同時感謝編輯的耐心。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hliu@nhcue.edu.tw。

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是來自閩東方言，然而，檢閱莆仙前圓唇元音的分布對應，與閩東方言並非全然對應。因此，莆仙方言前圓唇元音的來源，究竟是完全來自閩東方言的影響，或綜合了多種影響因素，還是方言自身形成的規律，即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莆仙方言區北接閩東福清，南鄰閩南惠安，與泉州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處於閩東與閩南方言區之間。在 50、60 年代的方言普查之後，學者提出了分立莆仙方言區的主張（潘茂鼎等 1963）。《中國語言地圖集》〈閩語圖〉提及：「閩南、莆仙、閩東三區之間的一致性很大，可以叫做閩語東三區；閩北、閩中兩區的共同點也較多，可以叫做閩語西二區。」在閩語東三區中，也有學者主張莆仙方言所呈現的樣貌只是閩東閩南交界處過度的特性，無須自成一個方言區。但若純粹就溝通度而言，莆仙不管是與閩東方言，或閩南方言，都無法直接溝通。

基本上，閩東區與閩南區方言的音韻現象，差別主要在：1) 鼻化韻，2) 撮口呼，3) 變韻，4) 聲母類化，以及 5) 聲調變化方式。表一是我們依據過去文獻資料，所做的歸納整理。閩東、閩南兩區聲調，皆分本調與變調，但三區變調規律皆不相同。莆仙方言與閩東方言，都有前圓唇元音與聲母類化音變，前圓唇元音出現的韻攝，在閩東、莆仙互有異同。聲母類化音變的環境規律，兩區類似，都是在單詞內部的聲母，受到前音韻尾影響，產生的各類語流音變，包括濁化、刪除、鼻音擴散等，但可變化的對象有所不同（劉秀雪 2004）。

表一：沿海閩語音韻異同點

	鼻化韻	前圓唇元音	變韻	變調	聲母類化
福州	—	+	+	+	+
廈門	+	—	—	+	—
莆田	—	+	—	+	+
仙遊	+	+	—	+	+

除引言外，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二節是背景文獻的回顧，部分文獻將在第三節論述時引入探討；第三節為本文主軸，討論的議題包括：莆仙前圓唇元

音與福州方言的對應性、各類前圓唇元音——包括 [y, yɒ, ø, øŋ] 等——的形成因素，以及先後形成歷程；第四節是莆田、仙遊方言的內部差異比較；第五節爲全文總結。

## 二、文獻回顧

戴黎剛（2005）注意到莆仙方言中的撮口呼韻母，有著不只一個來源，並將其分成兩個層次：文讀音與白讀音。該文認爲莆仙方言中，文讀撮口呼，是晚近時期受權威方言影響而成，亦即閩東方言或者北方官話。文中主要討論焦點是白讀層次 yɒ 韻，認爲這是莆仙與閩北、閩中方言等共有的存古特徵。除了戴黎剛（2005）列出的白讀層 yɒ 韻外，莆仙方言仍有其他前圓唇元音，與權威方言福州話或北京話，都不全然對應，如 /ø/ 韻。這種不對應性表示 /ø/ 韻應不是經由文讀音散播而來。

同時，如果說 yɒ 韻是莆仙方言存古的特徵，那是否表示莆仙方言在它仍歸屬閩南方言一支的時候，就具有前圓唇元音，這在閩南方言是相對少見的。<sup>(註1)</sup>李如龍《福建方言》（1997: 64-5）提及：

南朝劉在閩南首置南安郡後不久，又即分置莆田縣；唐聖歷二年析莆田縣置仙遊…北宋太平興國四年（AD 979），又析莆田縣地置興化縣，並設立太平軍，後改稱興化軍，轄莆田、仙遊、興化三縣。…宋代之後，那裡的行政管轄已與泉州無關，經濟上自成一統，地理上更加接近省城福州，因而與閩東往來更多。莆仙話原本應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

戴黎剛（2005）也提到對於莆仙話，學界的共識是：莆仙話是以閩南話爲基礎，受其東面福州話的影響而形成的。《莆田縣誌》（1994）同樣主張，莆田方言本來應該屬於閩方言中的閩南區，閩南話高比率的文白異讀現象，也見於莆田方言。

---

1. 當代核心閩南方言，廈門、漳州、泉州、台灣地區，或與莆仙關係密切的潮汕，雷州方言等都沒有前圓唇元音。

現今的粵東、潮汕、雷州、瓊島等閩南方言區，仍有祖上來自莆田的說法；這些地方的閩南語，依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及林倫倫（2006）的資料顯示，都沒有前圓唇元音存在。

從上述學者的意見，及莆田方言白讀層韻母，與閩南方言一致的對應性（劉秀雪 2004），莆田方言在早期歸屬閩南方言應是確定的。由於當代核心閩南方言都不存在前圓唇元音，而且莆田 [yp] 韻的分布位置，有著特定音韻演變條件，因此我們認為莆田的 [yp] 韻，雖然出現在白讀層，但不表示它自始至終就是讀為撮口呼；三(一)節將進一步論證此類前圓唇元音母可能的形成因素。同時，莆仙在 [yp] 韻之外的前圓唇元音，形成來源不全是文讀音借入，也不是單從閩東方言詞彙借入可解；相關議題，將在第三節逐一論證。

### 三、前圓唇元音：莆仙與閩東、閩南

前圓唇元音雖然是莆仙與閩東共有的特色，但比對《福建省志·方言志》所列的閩語常用詞彙，莆田、仙遊在前圓唇元音上，與閩南方言在詞與詞的音韻對應關係，較為齊整。表二擷取自《福建省志·方言志》閩東、莆仙、閩南三區常用詞；斜線表示該詞彙在《省志》有不只一個讀音，斜線前為文讀，斜線後則為白讀。

莆仙方言在「蟲、樹、癢」這些例子的文讀音，跟閩東方言一樣都讀為前圓唇元音，無法排除由閩東借入的可能性；在「長、園、遠、船」這些詞彙，閩東方言的文白讀，都不是前圓唇元音，但莆仙方言卻在文讀層次，出現了前圓唇元音讀法，這樣的情形顯然無法以詞彙借入解釋。

表二：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長	tuŋ/touŋ	tyŋ/tuŋ	tøn/tŋ	tiŋ/tŋ	tiaŋ/tŋ
脹	tuŋ/touŋ	tyŋ/tuŋ	tøn/tuŋ	tiŋ/tŋ	tiaŋ/tŋ
園	huŋ	øŋ/hue	øn/hũi	uan/hŋ	uan/hũi
遠	uoŋ/huŋ	øŋ/hue	øn/hũi	uan/hŋ	uan/hũi
船	suŋ	løŋ/lŋ	luon	suan/tsun	suan/tsun
癢	yoŋ/suŋ	yoŋ/liɛu	øn/liũ	iŋ/tsiũ	iŋ/tsiũ
樹	søŋ/ts <sup>h</sup> ieu	ly/ts <sup>h</sup> iu	ly/ts <sup>h</sup> iu	su/ts <sup>h</sup> iu	su/ts <sup>h</sup> iu
蟲	t <sup>h</sup> yoŋ/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øn/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ŋ/t <sup>h</sup> aŋ
藥	yoʔ	yoʔ	øʔ	iok/ioʔ	iak/ioʔ
許	hy	hy	hy	hu	hi
斤	kyŋ	kyŋ	kyn	kun	kin
水	tsui/tsy	lui/tsui	lui/tsui	sui/tsui	sui/tsui
紅	huŋ/øŋ	høŋ/aŋ	høŋ/aŋ	hŋ/aŋ	hŋ/aŋ
通	t <sup>h</sup> uoŋ/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ŋ/t <sup>h</sup> aŋ
紙	tsai	tsyɔ	tsya	tsua	tsua
囧	kiaŋ	kyp	kyã	kiã	kiã

上表語料顯示，莆仙方言前圓唇元音 [øŋ, yoŋ]，對應到閩南方言的 [uan, iŋ] 兩個韻母，與閩東方言的 [yoŋ, øŋ, uoŋ, uŋ] 等韻。如果說這兩個韻母是經由詞彙借入，原本來自閩東方言的話，[uoŋ, uŋ] 這兩個韻，就一般語音演變規律來看，沒有演變成撮口呼的條件；因此「長、園、遠、船」等詞彙的前圓唇元音，不可能是直接借自閩東詞彙。

從「水、紅、通」這三個例詞的白讀音也可發現，並不是閩東方言帶有前圓唇元音的單詞，在莆仙方言就一定存在相應的前圓唇元音讀法；事實上，這幾個詞的文白讀音，與閩南語相較，除了舌擦音外，完全對應。就語音演變趨勢上，[iŋ] 變成 [øŋ, yoŋ] 的可能性相當高，是 [iŋ] 韻的介音與元音，在 [+圓唇、一後] 特徵上達到共諧 (harmony) 的結果；韻母內部共諧後，若仍維持介音與主元音兩個獨立音段，則成 [yoŋ]，若兩音段進一步融合，則為 [øŋ]，取原有介音與主元

音舌位高度的中間值。

[-uan]→[-øŋ] 的變化較複雜，牽涉到韻尾輔音的部位特徵，轉為元音舌位特徵，我們將在三(二)節更深入討論。以莆田方言來說，韻尾 [-n]→[-ŋ] 的變化並不僅是單純改變韻尾；<sup>(註2)</sup>在某種程度上，方言系統試著把韻尾的區辨特徵，藉由其他方式保留下來，譬如，使主元音前化。在方言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他不是前圓唇元音的例子，也有類似的語音演變；以「鱗」字來看，閩南語念為 [lan]，在莆仙都唸為 [leŋ]，顯然是把舌尖韻尾的區辨特徵，藉由元音的前化保留。

若假設整個音變歷程為：/uan→\*ueŋ→øŋ/，那麼，在莆仙方言，許多前圓唇元音 /øŋ/ 的形成，可以閩南語相應韻攝找到對應音 /uan/ 韻讀法，兩方言間，不管是語音演變規律，或是單詞對應性都很完整。對照到《福建省志·方言志》的莆田話單字音表，我們也可以發現，閩南語許多 [ian] 韻字，在莆田都唸為 [eŋ] 韻，如：「片、面、連、戰、漸、見」等，相對地，[iam] 韻字則大多變為 [iaŋ]。

當然，如「遠、園」這類詞，在普通話就念為撮口呼，中古韻為合口三等，可能在文讀層時，就是以撮口呼形式輸入；閩南方言不允許撮口呼，所以只留下合口特徵，閩東與莆仙則可能一開始就以前圓唇元音保留下來。當前圓唇元音 [y] 進入閩南方言，往往單單保留合口 [u]，或是齊齒 [i] 的特徵；這個在「許、斤」等例字中，可以得到驗證，「斤」在泉州保留合口、而在漳州則保留齊齒念法，「許」在漳州同樣唸為齊齒，泉州念為後高展唇元音 [hu]；不過其他泉州腔，如澎湖地區（張屏生 1997），或張振興（1993）所記錄的台北泉州腔，「許」也有 [hu] 的讀音在，一般認為這類泉州腔讀音，是由 /u/ 再到 [u] 的進一步變化。

檢視莆田單字音表列出的 [y, ø] 兩個韻，大多數對應到泉州的 [u, ʏ] 二韻，漳州則都相應唸為 [i, ue]；泉漳方言的讀音分歧，表示這兩個韻，原來可能是閩南方言沒有，或不容許的音位。以 [i, y, u] 為例，原始形式可能是現今莆田呈現的，前圓唇元音 [y]，或介於 [i/u] 之間的音位，但又有別於 [i/u]；所以，漳泉兩地方音，各自調整成不同的面貌。

2. 元音與輔音在音韻特徵上的互通性已廣受認同，一般認為是前元音與舌尖輔音共有著 [-back] 或著 Coronal 的特徵，而後元音與舌根輔音共有 [+back] 或者 Dorsal 的特徵。

因為閩南語沒有前圓唇元音，莆仙、閩東則都有前圓唇元音母，劉秀雪（2004）推論莆仙前圓唇元音可能的起源是藉由詞彙借入，帶進閩東優勢方言的撮口發音形式；<sup>（註3）</sup>繼而將前圓唇元音推展到其他與閩東方言不相應的韻攝，但該文並未仔細論證其究竟是如何借入，亦未論證相關推展過程。本文藉由進一步的文獻資料比對與田野資料驗證，將前圓唇元音在莆仙方言的引入與發展，作了具體的論述。我們將在下面幾個小節，討論前圓唇元音在莆仙方言與其他相關優勢方言的分布對應性，並針對三類前圓唇元音 [y, yp, ø]，討論其形成背景與發展。

### （一）前圓唇元音 [y, ø]：直接借入與內部音系調整

如戴黎剛（2005）的假設，莆仙話的前圓唇元音可能來自權威方言的影響；既然閩南語沒有前圓唇元音，依據此一假設，可能的影響源則為閩東話與北京話（北方官話）。因此本節先檢視閩東與北京話的前圓唇元音分布，主要以丁聲樹、李榮（1981）〈漢語音韻講義〉，以及馮愛珍（1993: 53）《福清方言研究》的材料為依據。這兩份文獻中分別列出北京話、福清話（閩東方言），與中古韻母的對應，方便我們進行比對；表三取的都是代表字，由例字可以推知相關聲母與韻母，底線表示該詞為白讀音。

北京話的前圓唇元音出現位置相當規律，多由介音間的互動影響而形成，主要出現在合口三四等，因同時具有介音 [i, u]，而發展出前圓唇元音；部分出現在開口三四等，但這類韻攝的主元音都帶有圓唇性，藉由介音 [i] 與主元音的互動而形成。

---

3. 詞彙借入是語言接觸最早開啓的一種模式；詞彙借入時候若來源語（source language）的發音方式與接受語（recipient language）不同，則可能藉由模仿來源語而產生音韻借用（phonological loan）（Coetsem 1988:10）。

表三：北京話與福清話前圓唇元音分布

北京話		福清話	
韻攝	例字	韻攝	例字
果合三四等見系	靴		
遇合三四等泥精、見系	女取許	遇魚虞三等 [y] 文	去豬注樹縷儒區
		蟹攝三等 [yo] 文	銳 [yo]
		止攝三等 [y] 文	刺斯私師思士使始
山合三四等精組、見系	全遠絕月	山攝見系三四等 [yo-] 文	健鉛歇淵閱血
		臻開一三 [y-]	跟根 <sub>白</sub> 巾尹雲乞 <sub>文</sub>
臻合三四等泥精、見系	旬軍律戍橘		
宕攝三四等泥精、見系	略削約鑊	宕攝三等 [ø-] 白 [yo-] 文	娘網藥 <sub>白</sub> 娘兩藥 <sub>文</sub>
江攝二等見系	學	江攝二等 [ø-] 白 [yo-] 文	腔雙角 <sub>白</sub> 腔 <sub>文</sub>
曾合三四等見系	域	曾攝一等 [ø-] 白	肋 <sub>白</sub>
梗攝三四等見系	聞	梗開三 [yo] 白	席 <sub>白</sub>
通合三四等泥精、見系	玉	通合一三 [ø-] 白 [y-] 文	動農夢中鹿毒目逐 <sub>白</sub> 蜀 [yo] 中茸逐綠

北京話的撮口呼，可搭配聲母相對受限，只有泥精組與見系，這是受到聲母與韻母搭配限制的影響；在北京話中，唇音與捲舌音聲母，都不能與撮口呼相搭配。福清話的聲母與前圓唇元音，搭配限制較少；閩東方言中，除了幫系聲母不與 [y] 搭配外，其他聲母皆可。另外，閩東方言的 [ø] 韻（前中圓唇元音），與聲母搭配自由度，比 [y]（前高圓唇元音）韻更高，可搭配幫系聲母。

下表我們依照《莆田縣誌》同音字表，找出莆田當代 [y] 韻讀音與中古音相對應的韻攝分布。[y] 韻不管文白讀，主要出現在遇開三，除幫系端組以外的位置。括弧加上內標語意說明時，表示該字在縣誌中，未列出本字，只標示字義，如（前拱）。



表四：莆田 [y] 韻分布

[y]	遇開三魚虞	t: 豬除踏女著箸誅 t <sup>h</sup> : 鋤儲貯杵 n: (前拱) (朦朧) l: (滑行) 驢旅呂慮瀘鑪縷屢 ts: 諸書珠如茹瑜愉兪儒煮主乳汝注鑄駐蛙住聚裕喻柱炷 ts <sup>h</sup> : 蛆舒廚櫨取娶鼠趣處 (穀物等漏出) ʈ: 書舒須需輸儒徐殊薯暑署墅絮戍庶序嶼豎樹紱緒 k: 車居裾漁愚虞娛渠瞿隅禹語舉矩據鋸劇句拒巨炬具懼俱 遇御 k <sup>h</sup> : 區驅拘駒驅去 h: 虛噓吁墟魚許詡 (不踏實) ∅: 淤余於餘輿宇禹羽雨栩煦預予豫譽與
-----	-------	--

這部份例詞，僅有「書、舒」二字標示為白讀，但這指的是「書舒」的塞擦音聲母，韻母仍屬文讀。遇開三 [y] 韻，在閩語包括閩東、閩北、閩中，都可以找到一致的對應性；同時在北京話中，除了捲舌音聲母不讀 [y] 韻，其他都是一致的 [y] 韻讀音。

下表依據《漢語方音字匯》二十個漢語方言點材料，比較前圓唇元音在各個方言的分布限制。二十個方言點中，有十一個方言，前圓唇元音組成與分布位置，與北京話相似，僅有 [-y] 元音與 [-y-] 介音兩類前圓唇元音；這些前圓唇元音出現位置具有相當規律性，中古音合口三四等，或主元音帶有圓唇性的三四等韻攝。除此外，各方言因為聲母與韻母的搭配限制，也可能出現其他進一步變化等。無前圓唇元音的方言包括閩南語、客家話、以及粵語的陽江話。

表五：漢語方言前圓唇元音

無前圓唇元音	梅縣話、陽江話、廈門話、潮州話
僅有 [-y-] 韻	北京話、濟南話，西安話、太原話、武漢話、成都話、合肥話、揚州話、長沙話、雙峰話、南昌話
兼有 [y], [ø] 韻	蘇州話、溫州話、廣州話、福州話、建甌話

兼有 [y], [ø] 韻的方言，都是南部漢語方言，落在吳閩粵三區。以 [y] 韻來說，就我們看到的閩東、閩北、莆田方言，也都在遇開三，與北方官話系統有一致的對應；因此，莆田 [y] 韻的影響源，與其他諸多方言一樣，應是來自文讀散播，鄰近的閩東方言，在此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ø] 韻，與 [y] 韻在各區都有一致的對應性相反，比較帶有 [ø] 韻的五個方言的韻攝分佈，[ø] 韻在各方言韻攝對應上，並不一致，因此，應是屬於方言內部，各自調整衍生的音變規律。而 [ø] 韻的形成，與方言韻母內元音互諧，或韻尾與元音互動相關聯。

因為 [y] 韻在北方官話、閩東、閩北、及莆田的高度對應性顯示，[y] 韻進入莆田或其他閩語方言，應是藉由文讀傳播，將北方官話的前圓唇元音形式保留在方言中。莆田之所以可容許 [y]，不同於其他閩南方言採取調為 [i, u, ʊ] 等唸音，應該也有部分是來自鄰近閩東方言的影響。閩南泉州腔在此處採用 [ʊ] 韻，是方言音系在不容許前圓唇元音，與保有音位區辨這兩類相矛盾的要求衝擊下所做的調整；漳州方言則是放棄 [y] 的音位區辨，將之融入固有的 [i] 韻。

相對於 [y] 在各區方言的普遍對應性，[ø] 韻在各地漢語方言的對應關係相當不一致。下表列出莆田 [ø] 韻，既不存在於北京話，與閩東話的相近音分布也有出入；如前所提，莆田 [ø] 韻，多數對應到泉州 [ɤ]（漳州 [ue]），如「短螺膈坐髓袋災推退睟脆」，其次為泉州 [ɔ] 韻，「苧助阻詛初楚礎疏蔬所黍」，還有 [ue] 韻（漳州 e 韻）「改鑪初梳苧疏蔬黍」等。來自山攝合口一三等的例詞，也與 [ue] 韻變化相關，這些例詞，在泉州多讀為 [ŋ] 韻，漳州為 [üi] 韻，莆田對應到漳泉的 [ŋ] \ [üi] 韻的雙唇聲母音節，都是 [ue] 韻，如莆田飯為 [pue]，仙遊為 [püi]，後者與漳州讀音完全一致。（註4）

4. 漳州、泉州韻攝資料，參考林連通（1993）、張振興（1993）、馬重奇（1993）、劉秀雪（1998）。

表六：莆田 [ø] 韻分布

[ø]	山合一三	t: 短斷；n: 卵；ts: 鑽全；ts <sup>h</sup> : 撮；ɬ: 酸旋雪
	山合二	ø: 還
	山開三	h: 歇
	果合一戈	l: 螺渦；ts <sup>h</sup> : 梭；ɬ: 坐
	止合三微	ts <sup>h</sup> : 髓
	臻合一魂	t: 頓；n: 嫩
	蟹開一哈	t: 戴袋黛埭；ts: 災；ɬ: 賽；k: 改；k <sup>h</sup> : 咳
	蟹合一三	t <sup>h</sup> : 推退蛻；ts: 睭；ts <sup>h</sup> : 脆
	遇合三魚	t: 苧；l: 鱸；ts: 助鋤阻詛；ts <sup>h</sup> : 初楚礎；ɬ: 疏梳蔬所黍
	通開一東	t: 啄

對照福州話的中前圓唇元音分布情形，莆田與福州僅有部分重疊詞彙都採用中前圓唇元音；兩方言還有一個共通點，莆田 [ø] 韻的形成多屬於舌尖聲母，僅「還歇改開」不是，福州則 22 字都是舌尖聲母。

表七：福州 [œ, øy] 韻分布

[œ]	遇合三魚白	初梳疏驢
	止開三紙心母	璽
[øy]	蟹合一灰端系	堆推退內腿儂罪碎最
	止合三部份精莊	髓揣帥衰
	果合一戈	螺渦坐銼

綜觀而論，莆田話 [ø] 韻與福州話 [œ, øy] 韻的形成背景，與韻母元音特徵融合（或共諧）有關；甚至聲母也具有相當影響力，舌尖聲母在此扮演觸媒角色，因為舌尖聲母具有 [-back] 特徵，所以介於其間的圓唇音容易受到同化。

◆  $[\text{Cor}] + [+round]^{v1} - [-back]^{v2} \rightarrow [\text{Cor}] + [+round, -back]$

莆田方言讀為  $[\emptyset]$  韻的例詞，在分布上因為聲母而有區別演變；如「果合一」的「螺螄坐果過火」，前三詞為舌尖聲母，在莆仙方言都讀為  $[\emptyset]$  韻，後三詞為舌根聲母，在莆仙讀為  $[\text{ue}]$  韻，這六個詞在泉州都是  $[\text{ɤ}]$  韻。

莆田話  $[\emptyset]$  韻、福州話  $[\text{œ}]$  韻與泉州  $[\text{ɤ}]$  韻，這些相對罕用的中元音，形成背景應該與泉州  $[\text{u}]$  韻相似，都是為了容納文讀音，並保留舊有音位區辨，推衍而出的新語音。差別在於，莆田話  $[\emptyset]$  韻、福州話  $[\text{œ}]$  韻與泉州  $[\text{ɤ}]$  韻，多出現在白讀層，形成背景為各自方言原有音位系統，與文讀音系統的兼容調整，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聲母與韻母的組合限制影響，<sup>(註5)</sup> 因此在各區的對應性，明顯不如源自文讀的  $[\text{y}]$  韻。

唐宋之後，因科舉取士影響，北方官話以文讀音形式散入各方言，融入閩方言時，對閩方言原有音系造成一定的撼動。如何兼容並蓄，在盡可能保留文讀與白讀的固有音位組合，與音位區辨的要求下，各方言便推導出一系列的內部音系整合調整。引入  $[\text{y}]$  前圓唇元音的閩東、莆田方言，藉此音位特徵，推展出中元音前圓唇元音，以納入無法與其他中元音音位併類的白讀音，維持彼此間的區辨性。在不容許前圓唇元音，導出央高元音  $[\text{u}]$  韻的泉州，則是採用相應發音部位的央中元音  $[\text{ɤ}]$  韻。因此， $[\text{y}]$  韻與  $[\emptyset]$  韻在莆田，前者是直接借入文讀音，後者則是因應外來文讀音位衝擊，方言內部音系，為了兼容文白讀音，經由音位調增衍生出來的。

莆田方言前圓唇元音，除前述  $[\text{y}, \emptyset, \text{y}\emptyset]$  外，還有  $[\emptyset\eta, \emptyset\eta']$  與  $[\text{y}\emptyset\eta, \text{y}\emptyset\eta']$  韻，如表二所呈現的資料；這部份的前圓唇元音，如果將閩南方言的相對應韻攝視為音變出發點，可以得到較一致的分析，如  $[\text{y}\emptyset\eta, \text{y}\emptyset\eta']$  韻，對應到閩南的  $[\text{io}\eta, \text{io}\eta']$ ，形成動機是韻母內部的圓唇共諧要求。 $[\emptyset\eta, \emptyset\eta']$  韻的語音演變過程較為曲折，相關演變因素，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5.  $[\emptyset]$  韻就閩東與莆仙方言的例子看來，傾向與舌尖聲母共存； $[\text{ɤ}]$  韻則沒有這樣的共存限制，這也使得兩韻轄字範圍大有不同。

## (二) 前圓唇元音 [øŋ]：韻尾與元音的互動

前一小節簡介莆仙地區撮口呼韻母，與福州、北京話在前圓唇元音分布上的差異，三方言前圓唇元音的最大共同分佈點在 [y] 韻文讀層。莆田與福州話，同樣有著非高前圓唇元音，這類韻在兩方言最主要的分佈差異，是在 /-n/ 尾韻的山臻二攝上。

表八：莆田、仙遊前圓唇元音與福州相異之處

山合一桓端精組：短 tø<sup>332</sup>、鑽 tsø<sup>41</sup>(tsỹ<sup>41</sup>)、酸 lø<sup>533</sup> (lỹ<sup>533</sup>)

山合三仙元：喘 ts<sup>h</sup>øŋ(ts<sup>h</sup>yŋ)、泉 løŋ(lỹǎ)、元 øŋ

臻合一魂：頓 tø(tỹ)；論 løŋ、寸 ts<sup>h</sup>øŋ、滾 køŋ (仙遊爲 uŋ)

臻合三諄：俊 tsøŋ、筍 løŋ、潤 tsøŋ、閏 nøŋ (仙遊爲 uŋ)

山臻二攝合口三等字，在北京話具有前圓唇元音，但福州話則無。莆田這部份前圓唇元音的形成，就讀音上，不似來自北方官話的影響，特別是一等字短鑽酸等。這些前圓唇元音的形成，與閩南語的 [ian] 與 [iam] 韻，在莆仙方言主元音變化有別的現象相關。古鼻音韻尾的三個發音部位，雙唇、舌尖、舌根，在當代莆仙方言，僅保留舌根韻尾；舌尖與雙唇鼻音韻尾，轉為舌根音的過程中，原本的韻尾發音部位特徵，對元音留下不同的影響，舌尖韻尾促使元音前化，雙唇韻尾則否。

對照表九咸山二攝的區別，這兩攝原來的主元音都是低元音 [a]，差別只在韻尾發音部位；轉為舌根韻尾後，原為雙唇音韻尾的咸攝，在三、四等部分的主元音仍保留 [a]，但是舌尖韻尾的山攝，在三四等，卻是相對前化的元音。由深臻三等，也可以看到相應的變化。

表九：莆仙古鼻音韻尾合流後的元音變化

	一(開/合)	二	三	四
咸	aŋ	aŋ, iaŋ	iaŋ/aŋ	iaŋ
山	aŋ/uaŋ	aŋ/uaŋ	eŋ/øŋ	eŋ/øŋ
宕	ɒŋ, aŋ/ɒŋ		yoŋ, ɒŋ/ɒŋ, aŋ	
深			iŋ, iaŋ	
臻	iŋ, øŋ/øŋ		iŋ, eŋ/øŋ	
梗		eŋ,	iŋ	iŋ, eŋ

這現象顯示莆田話舌尖韻尾，對元音發音位置的前化影響高於雙唇，所以轉為舌根鼻音後，這些影響仍保留下來，形成元音上的區別變化。福州方言在這部分的變化又有不同，原為雙唇音與舌尖音的咸山二攝，在福州話表現一致，咸山一二等皆為 aŋ，三四等皆 ieŋ。而莆田的咸山，一二等混，三四等有別。

莆田方言這類韻尾發音部位特徵消失，轉而保留在元音上的現象，不是方言孤例；鄭張尙芳（2005）提到藏語、吳語都有類似的變化。下表整理自鄭張尙芳（2005）的敘述：

表十：吳贛語寒覃韻演變

	南昌	蘇州／上海	溫州
寒韻 /*an/	S-an/H-on	S-ɛ/H-ø	S-a/H-y
覃韻 /*am/	-on	-ø	-y

表十 S 代表銳音（舌齒音, Coronal），H 代表鈍音（喉牙唇音）。鄭張尙芳（2005）提到：唐時創造的藏文，o 在今藏語還是 o，但在 -n, -d, -t, -s 尾之前，今讀為 [ø]；而吳語寒覃韻的演變，與藏語一致，都是韻母在銳音韻尾之前被前化。這類變化表示，舌尖鼻音韻尾即便消失，仍盡量保留舌尖音（coronal/ [-back]）的特徵，這項特徵融入元音，促使其前化。

從方言內部，我們發現莆田方言，山臻二攝，不管是開口韻或合口韻，都相

對保留其舌尖韻尾特徵在元音上，因此，比「咸、宕、深、梗」等相應韻攝更前化。除了莆田方言內部的系統性對應證據，來自藏語與吳語的例證，也支持山臻二攝合口韻的形成來自舌尖韻尾與介音、元音的互動；介音的圓唇性與舌尖韻尾的 [-back] 特徵，加諸主元音身上，就形成了前圓唇元音。

### (三) 前圓唇元音 [yɔ]：存古或創新

表二中「紙、冏」的撮口呼來源，若純就閩東、閩南等方言的語料對比來看，無法有個肯定的解釋。審視莆田方言相關例字：「煎 tɕyɔ」，「蛇、徙、線、誓 syɔ」；「鵝、寄、件 kɕyɔ」，「奇、騎、荷 kʰyɔ」，這些詞在閩南語的白讀音，分別為 [(t)sua, (t)suã, kia, kiã]。如以閩南語為出發點，可以看到舌尖（塞）擦音聲母與前元音的產生有所關聯，而舌根音則與圓唇性有關。(註6)

關於 [yɔ] 韻的來源，近期引起不少討論。戴黎剛（2005）主張 [yɔ] 韻來自原始閩語，是莆仙方言的存古特徵；文中討論莆仙方言裡，山攝白讀字與止假果蟹攝讀 [yɔ] 韻的例子，包括「冏件線泉鱔煎燃」、「鵝果蛇假寄止企止紙止艾蟹」等。該文反對 Norman（1981）中，對這兩類韻攝構擬的原始閩語 /\*ian, \*iai/，並將其改擬為 /\*yan, \*yai/ 讀音。

鄭曉峰（2006）提出，以閩南語為支點來看，這兩類韻攝應構擬為 /\*ian, \*ia/，後者無須構擬最後的 /-i/ 韻尾，有別於 Norman（1981）與秋谷（1994）的 /\*iai/ 擬音。該文主張仙遊方言的 /ya/ 或 [yɔ]，並非最早的起點，其主要元音可重建為後低元音，而後，莆仙方言歷經 \*ia > \*ya > \*ya 的演變。

吳瑞文（2007）也針對共同閩語的 /\*iai/ 韻母，作了擬測與討論，該文支持 Norman（1981）的擬音，同時認為在部分聲母（如舌根音）之後的 /\*iai/ 韻，在共同閩語階段可能已經丟掉 /i/ 韻尾。該文反駁戴黎剛（2005）的 /\*yan, \*yai/ 構擬，主張莆仙方言的 /ya, yɔ/ 韻母，借自閩東方言。

表十一是重引自表六，莆田方言的 [yɔ] 韻例詞，在福州方言裏大多沒有撮口

6. 從閩南方言的觀點來看，舌尖（塞擦音）聲母 +ua→yɔ, 舌根聲母 +ia→yɔ，似乎剛好以聲母為區變，做出不同變化。舌尖聲母的 [cor/-back] 特徵加入 u 介音，使其成為 y，而舌根聲母則是 [+back(→+round)] 促使 i 介音轉為 y。不是單單聲母位置就對介音產生如此影響，還須特定韻母結構交互影響下，才促使整個變化發生。

呼存在，若假設莆田 [yp] 韻借用自閩東方言，則仍有一大段空白尚待解釋：即，從何處借用？又是如何借用？福州話中，與 [yp] 韻較近似的撮口呼為 [yo]，包括「裔、銳、橋」等詞（陳澤平 1998:61；馮愛珍 1993:81），出現範疇與莆田 [yp] 韻完全不相同。

表十一：莆田 [yp] 韻分布

[yp]	果開一歌	t: 蛇；k: 鵝
	果合三戈	h: 靴
	假合二麻	h: 瓦
	遇開三魚	k: 舉；h: 許那裡
	遇合一模	k: 蜈
	蟹開一三	t: 誓(咒~)世接續；h: 艾
	止開三微	ts: 紙；t: 徙；k: 寄；k <sup>h</sup> : 奇騎企豎立荷站立；h: 稀蟻
	咸開三	ts <sup>h</sup> : 纖
	山開一寒	ŋ: 岸
	山開三	t <sup>h</sup> : 展(平~)；n: 燃；ts: 煎；ts <sup>h</sup> : 癱拙引路鱔；t: 線；k: 健件
	山合一	Ø: 換
	山合三	t: 泉；
	梗開三庚	Ø: 贏
	梗合三庚	Ø: 營

莆仙方言在 [yp] 韻分布上，與閩東完全不同，與閩中方言，則有相當的重疊性。

永安方言的 [ya] 韻：『紙 t<sup>h</sup>ya<sup>3</sup>、(不正) t<sup>h</sup>ya<sup>3</sup>、(小孩撒尿) t<sup>h</sup>ya<sup>6</sup>、蛇畚 ya<sup>2</sup>、舌 ya<sup>4</sup>、寄 kya<sup>5</sup>、稀 k<sup>h</sup>ya<sup>1</sup>、倚 k<sup>h</sup>ya<sup>4</sup>、曰 gya<sup>1</sup>、鵝 gya<sup>2</sup>、蟻 gya<sup>3</sup>、熱 gya<sup>4</sup>、艾 gya<sup>5</sup>、(撒~種) ya<sup>6</sup>』（周長楫、林寶卿 1992:39）

這也是促使戴黎剛（2005）認為，莆田 [yp] 韻保存原始閩語的存古特徵，因為與



它不相鄰的建甌、永安方言，在同樣一組詞上，有著相近的發音方式。下表引自戴黎剛（2005:228，表三）。

表十二：莆田 [yɔ] 韻與其他閩方言分布比較

	泉州	廈門	仙遊	莆田	福清	福州	永安	建甌
鵝果	ɛgia	ɛgia	ɛkya	ɛkyp	ɛkia	ɛkie	ɛgya	ɿŋyɛ
蛇假	ɛtsua	ɛtsua	ɛɬya	ɛɬyp	ɛsua	ɛsie	ɛtɕya	ɿyɛ
寄止	kia <sup>ɿ</sup>	kia <sup>ɿ</sup>	kya <sup>ɿ</sup>	kyp <sup>ɿ</sup>	kia <sup>ɿ</sup>	kie <sup>ɿ</sup>	kya <sup>ɿ</sup>	ɿkyɛ
企止	ɿk'a	k'ia <sup>ɿ</sup>	k'ya <sup>ɿ</sup>	k'yp <sup>ɿ</sup>	ɿk'ia	ɿk'ie	ɿk'ya	k'yɛ <sup>ɿ</sup>
紙止	ɿtsua	ɿtsua	ɿtsya	ɿtsyp	ɿtsia	ɿtsai	ɿtɕya	ɿtsyɛ
艾蟹	hiã <sup>ɿ</sup>	hiã <sup>ɿ</sup>	hya <sup>ɿ</sup>	hyp <sup>ɿ</sup>	ŋia <sup>ɿ</sup>	ŋie <sup>ɿ</sup>	gya <sup>ɿ</sup>	ŋyɛ <sup>ɿ</sup>

針對這些擬音探討，可能衍生的一個問題點是：多少詞例，才足以成規律或擬韻。Norman (1981) 以四例「蛇、紙、荷、寄」，論證原始閩語的 /\*iai/ 韻，相關研究學者，各舉四至十多個不等的例詞。建甌方言與莆田方言，在 /-yɛ, -ya/ 韻的對應，可以找到 10 個，永安方言更多些，這些對應都不在少數，可以說規律性對應確實存在這三方言間。

建甌 [yɛ] 韻「皮、(泡沫)、被、尾、(扭捏的樣子)、紙 tsyɛ<sup>21</sup>、滌 tsyɛ<sup>33</sup>、吹、怪、決、待 kyɛ<sup>42</sup>、崎 kyɛ<sup>42</sup>、開、氣、鵝 ŋyɛ<sup>33</sup>、外、月、蟻 ŋyɛ<sup>42</sup>、歲、歇、倚 yɛ<sup>21</sup>、歲、(飛揚) yɛ<sup>21</sup>、蛇 yɛ<sup>33</sup>、蛇公(蜈蚣) yɛ<sup>33</sup>、舌 yɛ<sup>42</sup>」(李如龍、潘渭水 1998:90)

依照歷史語言演變的分析法則，三個缺乏直接接觸的次方言，在一組詞上有共同的語音、語意對應性，反映著他們可能共同保留了某個古音階段的特徵。這也是戴黎剛（2005）所採取的立場，存古，不相鄰的姐妹方言（建甌、永安、莆田）的共同點，反應更早期的祖語特徵。

不同方言呈現共同語音現象，在存古的可能性之外，還有另一個可能是創新，

三方言採用了同樣的新音變規律。這條新規律的產生，可能是基於同源、緊鄰而產生的**共同創新** (shared innovation)；也可能因為該組詞具有特定語音環境，且這類語音環境具有引發特定音變的普遍趨勢 (universal tendency)，相關方言不約而同地，採用類似的規則運作的**平行演變** (parallel development)，既非存古，也沒有特別緊密的同源關聯。戴黎剛 (2005) 以不緊鄰的方言例證，排除了共同創新的可能性，但是平行演變的可能性仍存在。

對於莆仙、閩北、閩中的共同 [ya] 韻的產生，我們採取普遍趨勢性平行演變的觀點；這些韻攝，依照 Norman (1981)、鄭曉峰 (2006)、吳瑞文 (2007) 的討論，主元音都是後低元音，由於後低元音帶有填充 (default) 圓唇特徵，<sup>(註7)</sup> 極可能促使其前介音連帶產生圓唇性，同時聲母位置對介音的撮口化，也產生一定影響作用。主元音的圓唇性促使 /i/ 介音圓唇化，是語言演變的普遍趨向，在完全不相干的語言或方言中，都可見到這類平行演變。

因此，不同方言間帶有同樣或相近的語音型式，不代表他們一定是共同存古或相互接觸借用，也可以是晚近的**共同創新**或**平行演變**。再者，這三個方言間，其實存在一定的地緣關係，閩中方言區與閩北方言區塊相鄰；莆仙方言東面臨海，北接閩東方言區，南接閩南方言區，西鄰雖是歸為閩東、閩南兩塊，但閩中與莆仙之間的尤溪、大田等方言區，呈現的是「閩東、閩南與閩中」的混合特色。由於閩東、閩南，是相對強勢的方言，很可能尤溪、大田區等，原屬閩中方言特色，正逐步朝閩東或閩南等優勢方言區靠攏。

#### (四) 莆田前圓唇元音發展歷程

上述三小節討論莆田各類前圓唇元音的來源，整體而論，這些前元唇元音的形成，不只是影響源不同，在成形時間點上也有差異。討論莆田前圓唇元音發展歷程，需要納入閩方言形成過程來考量；下表整理自《莆田縣誌》(1994)、張光宇 (1996)、與李如龍 (1997) 等相關事件時間點。依照莆田歷史行政區劃與方言組成特色，李如龍 (1997) 主張，莆田應該是宋代才自閩南方言分出。

7. [+back]→[+round]。根據元音分布趨勢，後元音普遍都為圓唇，如英語、北京話、閩南語皆是；故圓唇性為後元音的填充值 (default value)。這部份受到一定的生理因素影響，舌位後移連帶引發唇部圓化動作。

表十三：莆田方言與閩方言形成歷史

	莆田大事記 《莆田縣誌》	論閩方言的形成 (張光宇 1996)	福建諸方言的形成 (李如龍 1997)
東吳			(AD 260)《晉書·地理志》：開發閩北建安郡七縣 4300 戶 晉安郡八縣 4300 戶
西晉末		(AD 291 八王之亂) 中原東部（青徐移民，多數）、中原西部（司豫移民，小宗）到江東，南北方言交融	
東晉南朝	南朝陳（AD 557）鄭露兄弟建湖山書堂，開莆來學	中原東、西部帶著江東吳語的影響入閩	侯景之亂後，北人自江蘇浙江等地繼續南下，主要定居閩北：閩北方言形成南朝梁（502-519）析晉安郡南境為南安郡（今閩南地區）
初唐	(AD 622) 置莆田縣，屬丰州（今泉州，其後名稱數變，但莆田都屬泉州轄下）	長安文讀播種扎根於閩	(AD 669) 陳政率府兵 3600 入閩駐守漳浦，(AD 686) 置漳州
中唐			老泉、新漳的閩南方言大致定型 (五代《祖堂集》所使用的泉州話，某些句型、用詞今仍相似)
五代			王潮 (?-898)、王審知 (862-925，河南光州固始縣人) 據閩；起義軍組織自河南光州、壽州，後又有老鄉來閩依附。短期內閩境人口翻六倍：7 萬多戶→46.7 萬戶；此次移民主要定居福州一帶→閩東方言
宋代	(AD 980) 原屬泉州的莆田、仙遊兩縣改隸於興化軍 (AD 1075) 建木蘭陂，閩境最大規模引水工程	長安文讀開花結果	宋置興化軍，莆仙方言自閩南分化出，分化前與閩南方言漳泉音無明顯差別。泉莆一帶的人北宋時大量南徙彰、潮，南宋又向更南的的雷、瓊轉移。
元明		明末以前長安文讀廣被民間	閩中方言自閩北方言分化出來

由於核心閩南方言區塊，以及移民源自莆田的雷州、潮汕閩南語，都沒有前圓唇元音，因此我們推論，閩南方言音系在中唐定型時還沒有前圓唇元音。同時，依照張光宇（1996）對長安文讀融入閩語時間點的討論，我們認為莆田方言前圓唇

元音的形成，應該是在宋代從閩南方言分化出來之後，由長安文讀以及鄰近閩東方言交相影響之下所形成。因此，莆田前圓唇元音，最早應該是由文讀層次 [y] 先引發。

將帶有前圓唇元音的閩方言與北方官話等音韻系統相比較，遇開三 [y] 韻，在各地方言都相當一致，確是來自文讀音的廣泛影響而成形；當 [y] 韻在方言音系中佔有一席之地後，便很有可能引發其他相關前圓唇元音的進一步發展。我們認為，白讀層次 [ya] 與 [ø] 韻，乃是在文讀音 [y] 韻，進入莆田音系後，才開始依相關音韻條件發展出來，如元音引發介音圓唇化，或圓唇共諧限制等。(註8)

文讀層次的形成，說明北方官話對南部漢語方言的高度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加上相關音變時間點，明初時期北方官話撮口呼已然成型（胡安順 2002:167），明末前北方官話廣被民間（張光宇 1996），使得北方官話成了將前圓唇元音帶入閩方言的一個最可能因素。而同時，也因為文讀層進入，文讀音與白讀音的多樣元音音位形成競爭，才又促使其他前圓唇音位的衍生。這種變化不只出現在莆仙方言，閩東或閩北、閩中方言都有相應的變化。下一小節將以優選理論的觀點，詮釋莆田前圓唇元音的發展歷程。

##### (五) 前圓唇元音：優選理論的詮釋

寫作本文的最初動機是想探究前圓唇元音如何進入莆仙方言。一來，[y, ø] 這類語音，相對於展唇前元音 [i] 與圓唇後元音 [u]，在元音音位系統上屬於較為有標的 (marked)；再者，從漢語歷史來看，上古漢語不存在前圓唇元音。北方官話的撮口呼，在文獻記載上，以明初蘭茂《韻略易通》中，將元代《中原音韻》的「魚模」，分成「居魚」與「呼模」兩部為最早，此時 y 韻母和 y 介音已然出現（胡安順 2002:167）。既然前圓唇元音不存在於早期歷史，而世界語言發展趨勢又說

8. 依照評審 C 的建議，秋谷裕幸（1996）〈閩語における魚韻について〉一文的 153-154 頁提到「初」在閩祖語中的韻母是 /ø/，而後分衍出漳州的 /e/，泉州 /ue/ 與福州、仙遊的 /ø/。以方言差異對比而構擬祖語的模式來說，確實可能有此分析結果。但若從語言的音位組成分布的有標性 (markedness) 來看，前圓唇中元音 /ø/ 一般是比前圓唇高元音 /y/ 更為有標 (marked)，有 /ø/ 的方言都有 [y]，反之則未必；而我們從莆田方言看到的 /y/ 韻都分布在文讀音中，顯示這類 /y/ 韻的形成時期應該是由晚近文讀層融入。秋谷裕幸（1996）的閩祖語構擬與本文對莆田 /ø/ 韻形成的分析都可以解釋閩方言中這些韻攝的讀音變化，但本文的分析方式同時考量了語言音位發展過程中較無標音位會先於相對較有標音位的趨勢。

明這類語音是較為有標的，那麼促使這些語音形成（或進入方言）的背後動機，須得是有著極大影響力的一個或多個因素；文讀音的融入閩方言，就是我們在方言歷史上觀察到的最可能變動因素。

優選理論主張任何演變都需要動機，語言不會毫無目的地改變自身某些成分；演變動機可能是語言內部的制衡，也可能來自外部語言接觸，更可能的是兩相衝擊下所導致的結果。我們從歷史角度推出：「文讀音是推動前圓唇元音，進入莆仙方言的主要影響源。」但在理論上又該如何詮釋？

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究竟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基於優選理論所主張的，全世界語言都有著相同的限制（constraints）；這些共同限制，一方面可以聯繫莆仙方言與其他方言的共同點，同時也可以藉由同樣一組限制，不同的位階排列順序（constraint ranking），來說明周遭各方言間異同交錯的現況。觀察諸多語言與方言現象察知，前圓唇元音的形成與否，乃是語言音位系統區辨性與音位無標性兩股壓力相抗衡的結果。下列限制也是依照這兩類相抗衡的壓力推導而來，六項限制分屬優選理論兩大限制類別，要求表層與底層完全相對應的**信實限制**（faithfulness constraints，與語言音位系統區辨性的維持相關），以及要求表層語音結構完形（well-formedness）或無標（unmarked）的**標顯限制**（markedness constraints，與音位無標性相關）。

- Con1. **\*前圓唇音** (\*[+round, -back])：不允許前圓唇元音出現
- Con2. **\*音位合併** (\*Merge)：禁止具有區辨意義的不同音位合併
- Con3. **圓唇信實** (Faith-Round)：表層結構的圓唇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 **圓唇信實** -Nuc：表層結構的主元音圓唇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Con4. **前後信實** (Faith-Back)：表層結構的舌位前後值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 **前後信實** -Nuc：表層結構的主元音舌位前後值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Con5. **圓唇共諧** ([\* $\alpha$  Rd - $\alpha$  Rd]<sub>Rime</sub>)：韻母內緊鄰元音圓唇性必須一致
- Con6. **前後共諧** ([\* $\alpha$  Bk - $\alpha$  Bk]<sub>Rime</sub>)：韻母內緊鄰元音必須在前後發音部位特徵一致

六項限制中，圓唇信實、前後信實屬於信實限制（Faithfulness Constraint），要求底層的音段特徵，必須與表層的相關音段特徵完全一致，亦即要求輸入值（input）與輸出值（output）必須完全相同，我們僅列出與前圓唇元音最相關的兩項。*\*音位合併*、*\*前圓唇音*、圓唇共諧、前後共諧都屬於標顯限制（Markedness Constraint），關注表層的語音結構是否違反一定的發音或聽辨的便利性。後三個限制都是基於發音的便利性，彼此間相互競爭；當前後共諧或圓唇共諧位於高階時，就有可能產生違反 *\*前圓唇音* 的表層結構，如 /iu/ → [y]。

*\*音位合併* 屬於衍自聽辨便利性的限制，禁止音位合併，以避免聽辨上的困惑；*\*音位合併* 的位階，在接受 [y] 的方言中，至少高於 *\*前圓唇音*，才能先排除 [i, u] 取代 [y] 的現象。至於是否位在更高位階，要考量整理語言音系，是否存在合併現象，此處暫不討論。在閩南方言的例子，*\*音位合併* 低於 *\*前圓唇音*；閩南方言的漳州、泉州（某些次方言），最後都導出了與其他原有音位合併的表面結構，/iu/ → [i] or [u]。

對於前圓唇元音底層形式的設定，北京話沒有 [iu, ui] 韻，只有 [uei, iou]，不管假設 [y] 底層是 /iu/，而後藉由高元音圓唇共諧、前後共諧而形成前圓唇元音，或假設底層便是 /y/，皆有可能成立；歷史音韻也提供一定的支持，因為北京話 [y] 主要來自合口三等字。但是在福州話、仙遊話、莆田話都有 /iu, ui/ 韻，這使得我們若假設閩方言中的 [y]，是以 /iu/ 為底層，則其他的 /iu/ 韻，如抽等，為何沒有變成 [y]，就成了問題。考量前圓唇元音在閩方言的成形，[y] 韻是以 /y/ 的底層形式，借入閩方言，而非 /iu/。就語言發展來看，這是可能的，外來音 [y] 進入方言，以其表層形式；不管其原來語言系統中有何種底層，只有在原來的語言音系，使用者藉由相關音韻規律才能推導。而借入的語言，若沒有借入同樣的音韻規律存在，借入語的使用者，就只會以表層聽到的語音為輸入值。

如果以 /y/ 為底層，那麼怎樣的音韻限制位階，才能導出目前福州與莆田的音系？之前審視 [ø] 韻進入方言的背景，是在 [y] 韻已存在，打破無前圓唇元音限制的基礎上，才在音位區辨的要求下，衍生出來的一個新語音；因此，可以說是衍生自 *\*音位合併* 與相關標顯限制、信實限制作用下的結果。但是 /y/ 進入福州與莆田方言時，是原來方言內部完全沒有前圓唇音的情況下，因此競爭壓力的來源會有些不同。下表先以北京話的 [y] 韻，說明它在語言中出現的動機，是基於高元

音之間的前後、圓唇共諧效應。(註9)

表十四：北京話 [y] 韻（以 /iu/ 為輸入值）

/iu/	高前後共諧	高圓唇共諧	*音位合併	圓唇信實	前後信實	*前圓唇音	圓唇共諧	前後共諧
ii			*	*	*!			
uu			*	*	*!			
iu	*!	*					*	*
☺yy				*	*	*		

上表為北京話 [y] 韻的形成，閩南話因為完全不容許前圓唇元音，所以相關音韻限制位階明顯 \*前圓唇音高於其他。考量莆田話限制位階之際，雖然前面提出六點相關限制，但實際運作時，應參考全面音系，如表十五，再思考可能的限制及位階高低。

表十五：莆田話韻母表

ɑ夏 p左 o私 e蹄 ø梳	ɑʔ押 pʔ屋 oʔ滑 eʔ結 øʔ月	ai愛 au包 ou虎	aŋ暗 oŋ壯 øŋ中 eŋ煙 oŋ溫
i衣 ia寫 iu友	iʔ乙 iaʔ業	iau腰	iaŋ良 iŋ音
u武 ua花 ue倍 ui胃	uaʔ活		uaŋ彎 uŋ光
y煮 yɒ靴	yʔ疫 yɒʔ約		yɒŋ央 yŋ永
			ŋ不

莆田方言前圓唇元音相關位階排列，以 \*前圓唇音的位階最低，方言中普遍可以看到包含前高圓唇音、中高圓唇音等語音。圓唇共諧部分，我們看到 [iu, ua, ue, ui] 這些不符合圓唇共諧要求的組合存在，[ua] 韻，可以解釋為 [a] 本身沒有圓唇特徵，無須參與共諧；但是 [iu, ue, ui] 卻是需要說明的，這現象反映著圓唇共諧應是低於 \*音位合併。

9. 這裡採用將前後共諧與圓唇共諧分出「高元音圓唇共諧」與「高元音前後共諧」，但其實另一個切入點也有可能將 \*前圓唇音分為 \*y, \*ø 等。

表十六：前圓唇元音限制位階類型

閩南方言	*前圓唇音 >> *音位合併，圓唇信實，前後信實 >> 圓唇共諧，前後共諧
北方官話	高元音前後共諧，高元音圓唇共諧 >> 圓唇信實，前後信實，*音位合併 >> *前圓唇音 >> 圓唇共諧，前後共諧
莆田方言	*音位合併 >> 圓唇信實 -Nuc，圓唇共諧 >> 前後信實，圓唇信實 >> *前圓唇音，前後共諧

接下來我們將以表十六的限制位階，檢驗莆田方言相關前圓唇元音的衍生是否能以這樣的位階加以詮釋，分別帶出 [y, ø, yɔ] 三類韻母的相關運算過程。

表十七：莆田 [y]

/y/	*音位合併	圓唇信實-N	圓唇共諧	前後信實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前後共諧
i	*!	*					
u	*!			*			
☺y						*	

[y] 韻的產生，受到文讀影響，來自文讀音 [y]，所以直接以 [y] 為輸入值，因此，在容許前圓唇音的情況下，[y] 自然成了最佳輸出值。

表十八：莆田 [ø]

/[-high, -low]/	*音位合併	圓唇信實-N	圓唇共諧	前後信實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前後共諧
ue	*!						*
e	*!						
o	*!						
☺ø						*	



[ø] 韻的輸入值相對難以直接界定，我們唯一肯定的是它應該是中元音，但與系統中的 /ue, e, o/ 存在著音位區辨性，因此依據莆田方言可能容許的語音位置而產生了 [ø]。其他可能的選項，都因為違反 \*音位合併而排除，因此即便 [ø] 違反了 \*前圓唇音，依舊勝選為最後輸出值。

表十九：莆田 [yɔ]

/iɔ/	*音位合併	圓唇信實-N	圓唇共諧	前後信實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前後共諧
iɔ			*!				*
uɔ				*	*!		
ia	*!	*					
☺yɔ					*	*	*

[yɔ] 韻的產生，如三(三)節論證，源自元音的圓唇性所帶來的同化現象；此部分可以在陽聲韻 [yɔŋ] 交互印證，此類韻母在閩南的相對音節都是 [iɔŋ] 韻。

此一小節僅是考量了北京話、閩南話以及莆田話等方言，以它們音系內部音位組合，提出優選理論分析。整個分析在構畫時，也納入其他方言加以考量，所以，理論上，應該可以進一步延伸討論漢語方言中，前圓唇元音的形成歷程，與可能的發展預測。綜觀而言，前圓唇元音進入方言，與方言內 \*音位合併、\*前圓唇音、圓唇共諧的相關位階高低有關；而這些位階高低的形成，則來自方言內部音位區辨性保留、外來優勢方言與鄰近方言影響等三類驅動力之間的交互抗衡。

#### 四、莆仙內部方言差異：系統區辨性與連鎖演變

本節主要探討莆仙方言內，與前圓唇元音有關的次方言音系差異。文獻資料對莆仙內部次方言差異現象探討不多，僅在《福建省志·方言志》中，提到莆田話的 [œŋ, œʔ] 與 [yɔŋ, yɔʔ] 有別的字，在仙遊皆為 [yœŋ, yœʔ]，相對地，莆田 [yɔ] 韻，在仙遊則讀為 [ya, yã] 等韻等。這類差異對應，源自仙遊方言開、閉音節韻母的不對稱分布，同樣的元音組合，因為閉音節內部元音所佔的時長較短 (weak

position)，<sup>(註10)</sup>所以一些相近的元音組合，易在閉音節出現中立（neutralized）或合流現象。除了省志所列出的區別外，我們在實際田野調查中發現一些更細部的系統性差異，將在本節逐一討論。

表二十所列，是我們實際調查四個次方言點後，觀察到的語音系統性差異現象。「劍、劫、澀」三字，反應仙遊、鯉城，在咸開三的變化上，與其他三點有別，元音高化為 [-ieŋ]；此韻的高化，與山開三在四個方言點都讀為 [-eŋ] 的情況不同。一個可能解釋是，鯉城在此藉由高化元音，保有古雙唇韻尾與其他韻（山宕兩攝）的差別。而另一個可能是，綜合「肩、先、村、肉、酸」等例對比，鯉城元音的高化速率，快於其他三個方言點。

「錢、扇、肩、先、營」的例子，反映鼻化元音在四個方言點丟失的速率不同；莆田城廂全部丟失，莆田埭頭則僅有「扇」字先消失鼻化。同時，仙遊保留鼻化音的方式，也有不同，「錢、扇」二字轉為鼻音韻尾，但其他仍保留鼻化韻；若單以鯉城方言看，無法確認轉化的條件，因為同是 [i] 韻的情況下，有的保留鼻元音，如「肩、先」，有的轉為鼻尾如「錢、扇」。對比其他三個方言點資料，可以知道肩、先二字，仙遊、鯉城後來才高化為 [i]，因為其他三點都是中元音 [e]。這反映，早期仙遊方言鼻化音，普遍有著將高鼻化元音 [i]，轉為鼻尾韻 [iŋ] 的規律，此現象與泉州 [ŋ] 對應到漳州 [üi] 的演變規律相似。由於「肩、先」的 [i] 韻是後起的高化演變，所以未經歷與「錢、扇」相同的鼻尾轉化。

10. Weak position 與 strong position 相對，舉例來說，音節聲母位置是一個 strong position，而韻尾位置對聲母則為 weak position。所以一些在聲母位置有所別的輔音，到了韻尾位置都只能合流。一個 weak position 也可視為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空間來容納一些較不明顯的區辨所致。

表二十：莆仙次方言點韻母對比

	莆田城廂	莆田埭頭	仙遊鯉城	仙遊鍾山
劍咸開三	kiaŋ <sub>41</sub>	kieŋ <sub>41</sub>	kien <sub>41</sub>	kiaŋ <sub>41</sub>
劫咸開三	kiaʔ <sub>11</sub>	kiaʔ <sub>11</sub>	kieʔ <sub>11</sub>	kiaʔ <sub>11</sub>
澀深開三	ɦiaʔ <sub>11</sub>	ɦiaʔ <sub>11</sub>	ɦieʔ <sub>11</sub>	ɦiaʔ <sub>11</sub>
錢山開三	tsi <sub>24</sub>	tsĩ <sub>24</sub>	tsiŋ <sub>24</sub>	tsiŋ <sub>24</sub>
扇山開三	ɦi <sub>41</sub>	ɦi <sub>41</sub>	ɦiŋ <sub>41</sub>	ɦiŋ <sub>41</sub>
肩山開四	ke <sub>533</sub>	kẽ <sub>533</sub>	kĩ <sub>533</sub>	kẽ <sub>533</sub>
先山開四	ɦe\ɦeŋ <sub>533</sub>	ɦeŋ <sub>533</sub>	ɦĩ <sub>533</sub>	ɦe <sub>533</sub>
營梗合三	yɔ <sub>24</sub>	yĩ <sub>24</sub>	yã <sub>24</sub>	yã <sub>24</sub>

《省志》中提到莆田與仙遊，在撮口陽聲韻的不對應性，事實上反映的是兩地城關區的差別。在兩地其他方言點，這類差別並不一致。以仙遊鍾山而言，同樣具有「壤 tsyɔŋ」韻，也有「選 ɦyøŋ」韻，所以仙遊縣內也有兩類撮口陽聲韻的區分。而相對地，莆田地區也有相對簡化合併的韻母。莆仙方言中，當低元音出現在高元音之間時，普遍呈現較高的央元音 [ɐ] 的音值，如 [iɐu] 韻；有別於閩南方言的「妖 iau」讀音。莆田埭頭方言，在低元音高化規律上，較其他方言點更為擴展，由兩個高元音之間的位置，擴展到兩個高元／輔音之間，如「劍、款、壤」。

表二十一：莆仙次方言點韻母對比

	莆田城廂	莆田埭頭	仙遊鯉城	仙遊鍾山
劍咸開三	kiaŋ <sub>41</sub>	kieŋ <sub>41</sub>	kien <sub>41</sub>	kiaŋ <sub>41</sub>
款山合一	k <sup>h</sup> uaŋ <sub>332</sub>	k <sup>h</sup> ueŋ <sub>332</sub>	k <sup>h</sup> uŋ <sub>332</sub>	k <sup>h</sup> uaŋ <sub>332</sub>
壤宕開三	tsyɔŋ <sub>332</sub>	tsyɐŋ <sub>332</sub>	tsyøŋ <sub>332</sub>	tsyɔŋ <sub>332</sub>
遠山合三	hue <sub>332</sub>	huẽ <sub>332</sub>	huĩ <sub>332</sub>	huĩ <sub>332</sub>
閑山開二	e <sub>24</sub>	ẽ <sub>24</sub>	ĩ <sub>24</sub>	ĩ <sub>24</sub>

肩山開四	ke <sub>533</sub>	kẽ <sub>533</sub>	kĩ <sub>533</sub>	kě <sub>533</sub>
村臻合一	ts <sup>h</sup> œŋ <sub>533</sub>	ts <sup>h</sup> õ <sub>533</sub>	ts <sup>h</sup> yŋ <sub>533</sub>	ts <sup>h</sup> yŋ <sub>533</sub>
蟲通合三	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aŋ <sub>24</sub>	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aŋ <sub>24</sub>	t <sup>h</sup> yŋ\ t <sup>h</sup> aŋ <sub>24</sub>	t <sup>h</sup> yŋ\ t <sup>h</sup> aŋ <sub>24</sub>
肉通合三	nøŋ <sub>24</sub>	nøŋ <sub>24</sub>	nyŋ <sub>24</sub>	nyøŋ <sub>24</sub>
酸山合一	lõ <sub>533</sub>	lõ̃ <sub>533</sub>	lỹ <sub>533</sub>	lõ̃ <sub>533</sub>
出臻合一	ts <sup>h</sup> œŋ <sub>11</sub>	ts <sup>h</sup> uŋ <sub>11</sub>	ts <sup>h</sup> uŋ <sub>11</sub>	ts <sup>h</sup> uŋ <sub>11</sub>
寸臻合一(三)	ts <sup>h</sup> œŋ <sub>41</sub>	ts <sup>h</sup> uŋ <sub>41</sub>	ts <sup>h</sup> uŋ <sub>41</sub>	ts <sup>h</sup> uŋ <sub>41</sub>
缸宕開一	kuŋ <sub>533</sub>	kŋ <sub>533</sub>	kŋ <sub>533</sub>	kŋ <sub>533</sub>

「遠、閑、肩、村、蟲、肉、酸」等詞顯示，四點高化速率中，以仙遊鯉城最快，這些例字都讀為高元音；而且高化範圍包含前圓唇元音、合口韻與齊齒韻，都有著整齊對應的發展。次之為仙遊鍾山，有四個例詞為高元音；莆田兩點則七字都是中元音。

「出、寸、缸」三字，在莆田城廂區的韻母讀音，與其他三點有別。「出、寸」的元音標為 [ø]，因為就聽辨上，這兩字的主元音音值，非高非低，有圓唇與前化特徵，接近圓唇的央元音；(註11)但其他三點皆讀為 /u/ 元音。「出、寸」的差異，須與「缸」字讀音相連繫，莆田城廂區的宕開一有許多例字，都如同「缸」一樣讀為 [uŋ] 韻，這些字在閩南都是 [ŋ] 韻，與莆仙其他三區的讀音一樣，顯示莆仙城廂區的 [uŋ] 韻讀音應該是一個後起變化。城廂區的成音節舌根鼻音，目前只存在少數字上，如「黃、荒」(無聲母音節，或聲母無口腔阻塞部位) 等；因此，成音節鼻音韻在莆田城廂區，實屬於邊際音，正逐漸淡出方言音系中，如同鼻元音一樣。

由於莆田城廂區排斥成音節鼻音韻，所以宕開一多讀為 [uŋ] 韻，使得有可能演化為 [uŋ] 的臻合一、臻合三 (如同其它三個方言點)，連帶受到推擠，只能另覓它途變化。所以「出、寸、缸」三字，在城廂區與其他三點的差別，就在於城廂區，排斥成音節鼻音與聲母的組合，因之，「缸」類字都讀為 [uŋ] 韻，進一步地，

11. 省志記音為 [ts<sup>h</sup>oŋ]，但我們也在省志「船」的例字上看到 lɔŋ/løŋ 兩組不同標音的現象，可能內部方言差所致。

壓迫到「出、寸」類字的讀音演變。其他三區，則因為宕開一都讀為成音節舌根鼻音韻，沒有相同的推擠壓力，因此「出、寸」仍保留為 [u] 元音。

藉由表二十、二十一的例子，我們討論了莆仙內部各類次方言差異現象。形成這些內部方言差的緣由，主要有三個。第一、各個方言語音演變速率不一，譬如鼻音化丟失的速率，以莆田城廂居先，而元音高化速率則以仙遊鯉城在前，同區其他次方言，雖然演變速率較慢，但也顯示著朝同一方向演變的趨勢。

第二、語音規律適用範圍的逐步擴展，也是形成方言差的緣由，如莆田埭頭的低元音高化規律，推展到 [ueŋ, ieŋ, yeŋ] 韻等。第三點為維持語言音系裡系統性區辨的要求，這可能致使方言間形成一系列推擠式的差異演變，如「寸、村」惟獨在城廂區讀為 [øŋ]，因為只有該區存在「缸」讀為 [kuŋ]，迫使城廂的「寸、村」，無法與它區一樣讀為 [uŋ] 韻。另外「壤、蟲」讀音在仙遊與莆田的對比，也是相似的推擠式演變，因為仙遊鍾山不容許閉音節的元音結構出現 [-ya-]，該方言不存在 [\*yaŋ\\*yaŋ\\*yɔŋ] 韻，所以「壤」只能讀為 [tsyøŋ]，進一步促使「蟲」字，再高化為 [tʰyŋ]。

## 五、小結

本文檢視莆田方言前圓唇元音的分布與形成動機，以及莆仙方言內部差異現象。撮口呼在莆仙的成形與推廣，一開始是緣於詞彙借入，從官話、文讀，和閩東方言，接觸到相關的音韻形式，如 [y] 韻等。在 [y] 韻形式進入方言體系後，莆仙方言，又進一步推導出圓唇共諧的概念，要求同一音節的元音，特別是閉音節的，必須在圓唇性上一致；所以閩南的 /iɔŋ/ 韻，在莆仙則轉為 /yɔŋ/ 或 /øŋ/。當前圓唇元音的發音特徵，引入莆仙方言後，伴隨著文讀音與白讀音，系統競爭並存的壓力影響，方言順勢利用既有的前圓唇音位特徵導入 [ø] 韻，藉以讓固有白讀音位區辨，與文讀系統的音位區辨並存，從而形成現有莆仙方言的各類前圓唇元音。莆仙方言韻母的內部次方言差異形成動因，可以歸為三大類：1) 同一規則在各地演變速率不一；2) 同一規則應用範圍擴大；及 3) 語言內部系統性區辨的維持，促使連帶的調整變化接續產生。

## 引用書目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 \* 吳瑞文，〈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臺北：2007.12，頁263-292。
- 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言詞典》，收於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 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仙遊縣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 林倫倫、陳小楓，《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 林倫倫，《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 胡安順，《音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
- 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 馬重奇，〈漳州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3，頁199-217。
- 張 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漢語方音》，台北：學生書局，1993，頁23-64。
- \*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出版社，1996。
- 張屏生，《同安地區及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臺北：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1997。
- 張振興，〈閩語的分區（稿）〉，《方言》，3，北京：1985，頁171-180。
- ，《台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 ，〈閩語及其周邊方言〉，《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9，頁175-184。
- 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莆田縣誌》，北京：中華書局，1994。
- \* 曹逢甫、劉秀雪，〈音韻規則的轉換：以莆仙方言為例談語言接觸〉，《第七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2001。
- ，〈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聲韻論叢第十一輯》，台北：學生書局，2001，頁295-310。
- \* 陳保亞，《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
- \*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 \* 陳澤平，《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 黃典誠主編，《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 黃金洪，《仙遊話和廈門話、福州話詞語比較》，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劉秀雪，《金門瓊林方言探討》，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 ———，《語言演變的地理與歷史因素：莆仙方言—閩東與閩南的匯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劉福鏞，《莆仙方言熟語歌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鄭張尚芳，〈吳語寒覃韻的 [O] 化歷程及分區意義〉，收於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三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173-175。

- \* 鄭曉峰，〈共同閩語的 \*ia 和 \*ian〉，IACL-14 會議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6。  
橋本萬太郎著，余志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 \* 戴黎剛，〈閩語莆仙話兩類撮口呼韻母的來源——兼論原始閩語構擬中的一些問題〉，《方言》，3，北京：2005，頁227-231。
- Aitchison, Jean.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Appel, René, and Pieter Muysken.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7.
- Coetsem, Frans van.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8.
- Kager, Rene. *Optimality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1999.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Prosodic Morphology I: Constraint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Brandeis, 1993a.
- . *Generalized Alignment*. In *Year Book of Morphology 1993*: 1993b. pp. 79-154.
- .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Optimality in Prosodic Morphology*. NELS 24: 1994. pp. 333-379
- McMahon, April. *Change, Chance, and Optim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uang-yu. *Min Ke Fangyan Shigao* (A Historical Study on Min and Hakka Dialec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 Chen, Baoya.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Union—Explaining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Yue (Kam-Tai)*. Beijing: Yuwen Publisher, 1996.
- Chen, Zeping. *Fuzhou Fangyan Yanjiu* (Research on Fuzhou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Chen, Zhanhai and Rulong Li. *Minyu Yanjiu* (Research on the Min languag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1991.
- Cheng, Hsiao-feng. The Finals \*ia and \*ian of Proto-Min. Paper presented at IACL-1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6.
- Dai, Ligang. "The Original of Two [y-] Finals in Puxian Dialect." *Fangyan*, 3, 2005, pp. 227-231.
- Li, Rulong. *Fujian Fangyan* (Fujian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Liu, Hsiu-hsueh.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of Language Change: Puxian Dialect—A combination of Eastern Min and Southern Min*. Ph.D. Dissertation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4.
- Tsao, Feng-fu and Hsiu-hsueh Liu. Th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Rules: a Study on Language Contact of Puxian Dial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in Dialect.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1.
- Wu, Rui-wen.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Final \*iai."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7, December, 2007, pp. 263-292.



## On the Front Rounded Vowels in the Puxian Dialect of Min

Hsiu-hsueh Liu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 rounded vowels and its sub-dialectal variations in the Puxian dialect of Min. Front rounded vowels are found in both Eastern Min and Puxian, but their distributions in the two dialects are different; in addition, Puxian also has sub-dialectal differenc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he front rounded vowel [y] was introduced into Puxian via lexical borrowing from Northern Guanhua and Eastern Min. Puxian further developed rounding harmony, which resulted in [yɔŋ, øŋ] (corresponding to [iɔŋ, uan] in Southern Min). The feature combination [-back, +round] was also employed to preserve the phonemic contrast of both colloquial and literal strata i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ø] final was formed then. In other words, front rounded vowels entered the Puxian phonological system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rough various routes. I give thre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he sub-dialectal variations of finals in Puxian: 1) differing speed and spread of sound change among sub-dialects, 2) phonological rules which applied to different domains, and 3) maintenance of systemic contrast via successive adaptations of finals in some sub-dialects.

**Key words:** Front rounded vowels, Puxian dialect, Min dialect, Language contact

(收稿日期：2007.8.27；修正稿日期：2008.2.5；通過刊登日期：2008.4.11)